

越南的內在危機

張耀秋

一、越軍侵棉進退兩難

越共於去（一九七九）年一月間以大軍攻佔金邊，迄至去年底即增兵至二十萬以上，並積極展開對高棉游擊隊的乾季攻勢，其戰鬪地區集中於泰、棉邊界數百方哩的區域。此一攻勢的目的在消滅波布的部隊及其他反抗越南的部隊。因爲目前在此地區與越南進行游擊戰的，除了波布的五萬名部隊之外，尚有「自由高棉」和「高棉人民解放陣線」所屬的部隊。「自由高棉」曾於去年底在棉、泰邊境成立「高棉民族解放政府」，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越戰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中共半年來亦極力予以支持。它擁有一支號稱八千之衆、能征慣戰的武裝部隊，由龍諾時代的總理英丹坐鎮在泰、棉邊區的基地司令部親自指揮。它已有不少先遣部隊滲入湄公河谷一帶，建立了基地，而且打着「民族主義者」的招牌，大張旗鼓招兵買馬，戰鬪力益形強大。其次是以巴黎爲基地的「高棉人民解放陣線」，其領導人爲龍諾將軍的政敵、施亞努親王時代的總理宋雙。屬於這一陣營的武裝，名叫「高棉自由軍」是一支六千之衆、擁有現代化裝備和訓練的第一流部隊，也在泰、棉邊境的森林地帶，建立了永久性的大規模根據地^①。

高棉現有游擊部隊的力量與越南駐棉的二十萬大軍相比，雖然顯得懸殊，但是逃泰的五萬多高棉難民與高棉境內的大多數人民都是支持抗越的。且從越南逃兵口中，證實了棉共游擊隊士氣高昂，所發動的襲擊，每次都有相當斬獲，所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連越軍的糧倉庫，都遭到了游擊隊的焚燒^②。因爲廣大棉人無不仇視越軍，處處與游擊隊合作，故越南欲於此次乾季攻勢中消滅波布及其他反抗力量的企圖已遭受失敗。據「合衆社」於本年三月十日從曼谷發出的電訊說：「越南的軍事機器在高棉叢林裏陷入了泥潭，旱季攻勢是一個無法否認的大失敗」，「河內想在今年內鞏固它對高棉控制的希望破滅了」。棉共頭子喬森潘於三月中旬訪問北京和平壤時公開表示，他們「已成功地克服了五個多月的旱季，連續挫敗了越軍的掃蕩，使越南在各方面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註① 拙作：「綜論高棉局勢」，本刊第十九卷第七期，一九八〇、四、十。

註② 八法新社V泰國亞蘭電，一九七九、十二、十二。

乾季過後，游擊隊的活動又恢復新的高潮。効忠前波布政權的游擊隊，於五月間在高棉各處展開襲擊，他們在全國十九省中至少將十一省的稻田化成戰場。游擊隊襲擊孤立的軍事哨站，炸毀橋樑，破壞公路，伏擊卡車隊，向火車開槍掃射，且炸毀磅澁省一個彈藥庫，且襲擊金邊的越南大使館和蘇俄大使館^③。波布游擊隊於雨季到來後的兩週間，大舉出擊，在十二個省內燃起戰火，使越共疲於奔命。

東歐共黨國家新聞界，於六月上旬訪問高棉發出的長篇報導中，揭露了越、棉共不少秘密。波布集團獲得中共大量軍事物資的援助，擴充兵力，目前已擁有五萬人馬，裝備齊全，七〇厘迫擊砲，四〇厘火箭，應有盡有。而越共駐棉廿萬大軍，配以橫山林二萬子弟兵，維護金邊傀儡政權。全國鐵道公路交通線，派軍防守，但黃昏後縮入碉堡內隱蔽，不敢露面，四處都是波布游擊隊活動的世界。越共今日在高棉的處境，與美國當年在越南之用兵，情形如出一轍，泥足愈陷愈深，無法自拔。

蘇俄爲了支持越南對高棉的侵略戰爭，估計每天要提供價值二百萬美元的軍經援助^④，蘇俄對於此一戰爭所需軍備及糧食等的供應，已日感沉重；加以蘇俄大軍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英國、中共、回教國家及東協諸國已一致予以抨擊。蘇俄入侵阿富汗所導致的反應，對越共打擊甚大。據報導，當美國宣佈對蘇俄實施穀物禁運後，莫斯科立即通知河內，不要期望蘇俄在一九八〇年對越南運交小麥。過去河內自莫斯科得到多少小麥援助，外界不清楚，不過，一般估計，去年運交的數量不會少於一五〇萬噸。

因此，河內必須自己設法滿足自己的小麥需要。阿富汗事件引起全球譴責蘇俄，非共國家對蘇俄集團尤其是越南的態度趨於強硬，他們當然不會願意援助這個侵略高棉的中南半島強權。此外，由於高棉饑荒及難民大量湧出，國際組織也難以增加對河內的糧食援助。

另外，美國加緊對蘇俄出售技術的限制，亦使越南受到頗爲嚴重的影響。蘇俄先前已同意優先援助河內開採越南的石油。去年，蘇俄石油部長及若干石油專家訪問越南後，莫斯科已決定在一九八一年至八五年的東歐經濟互助會的計劃中，大量投資鑽採南越沿海的石油，但由於蘇俄石油技術大部份購自美國，故河內憂慮這項計劃會發生困難。

越軍在棉進行五個月的「旱季攻勢」已遭到失敗，而今士氣消沉，逃兵日衆，而蘇俄的軍經援助又因阿富汗事件有所影響，致令越軍侵棉已陷於進退兩難之境。

註③ A合衆社V金邊電，一九八〇、六、十六。

註④ 新加坡〔南洋商報〕第一版載：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於十月二十九日在吉隆坡發表談話，見一九七九、十、卅〔南洋商報〕。

二、越南政治與經濟遭遇難題

據越共元老黃文歡於去年七月投奔北平後指出：他之所以被排出政治局，調任國會常會副主席，乃由於他經常在政治局會議席上，反對走親俄好戰路線，與黎笋派發生抗爭，並透露與他站在同一立場的越共高層人士，大有其人。緊接着由他出走牽涉的巨頭，即有越共武裝部隊創始人的朱文山上將，少數民族主席黎廣柏，貿易部副部長李彬，國會秘書長陳盈知等都被拘捕^⑥。至今年一月底，越南政府進行了最徹底的內閣改組，被拉下馬的老將，為內政部長陳國煥、外交部長阮維楨、經濟部部長黎清毅等。據法國報刊及一般觀察家的看法，這次改組顯然是由於越南領導層無法迅速結束在高棉的戰爭，加上國內經濟日益困難所促成^⑦。據法國「快訊周刊」於六月七日刊載逃亡法國的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前領袖張孺藏的訪談紀錄稱：越南現任的當權派，發生劇烈的內鬨，越南政權的統治基礎已因政治與經濟困難而動搖，且面臨羣衆起義的打擊，其中以越南南部居民的抗暴活動，尤為劇烈^⑦。

至於經濟方面的問題則更為嚴重。越共由於長期的窮兵黷武，不僅在兵源方面難以為繼，更影響了它所強調的戰後經濟復興與。河內從一九七六年開始實施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預定投下資金七十五億美元，但其本身一無所有，全部須依賴外援，其中蘇俄及東歐國家承擔四十五億美元，中共承擔十二億美元，各項貸款共十五億美元，不足之數，則由日本及法、德、英國與瑞典、澳、紐等國湊足。但由於它進侵高棉，造成與中共化友為敵以至演成邊境戰爭，北平所承擔的十五億美元即告落空。接着英、法、德、瑞又宣告中止援越，都表明必須俟越共從高棉撤軍後，方可恢復經援，其後日本亦起而效之，河內來自自由國家的經援，即已全部斷絕。據於一月底下台的越南「經建委員會」主委黎清毅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不但年年都未達成指標，且已江河日下，連糧食生產亦已減少。

由於實行侵略擴張政策，越南當局在戰後制訂的恢復發展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已經破產。這個計劃原規定，至一九八〇年需達到：糧食產量二千一百萬噸，淨煤產量一千萬噸，鋼產量三十萬噸，水泥二百萬噸，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五。但是實際上，糧食產量已連續四年沒有達到指標，年產量徘徊在一千二、三百萬噸左右，按人口平均計算，一九七九年比一九七六年減少了二十一公斤多。煤炭年產量一直停滯在五、六百萬噸；一九七九年的鋼產量只達到十萬噸

註⑤ 入合衆社√香港電，引據「遠東經濟評論」駐河內記者消息，一九七九、八、七。

註⑥ 入合衆社√巴黎電，一九八〇、一、卅一。

註⑦ 入法新社√巴黎電，一九八〇、六、七。

左右；水泥產量只有六十萬噸。一九七九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增長了百分之二點三，而人口的增長率却為百分之二點五^⑧。

中共邊防部隊在與越共軍隊戰鬥中繳獲的一份越南內部文件——「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透露了越南經濟困難的嚴重性。這份決議是越南軍區某部隊在今年一月十二日抄錄在「文件抄錄本」上的，決議說，越共中央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統一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在決議上承認「當前我國經濟嚴重失調，經濟上的困難表現在各個方面」。譬如，「兩年來生產和國民收入幾乎沒有增加，且有下降的趨勢，而人口却增加了」。「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難，生活最困難的是工人和國家職員，因為他們的工資沒有增加，而物價却在上漲，市場供應不足，大米也困難。」決議上又說：「越南未能達到一九七六年『越南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計劃的要求，尤其是糧食問題日益緊張，糧食進口日益困難^⑨」。

從河內返抵香港的美國商人代表團於七月十日說，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承認，越南因高棉戰爭而面臨極嚴重的經濟難題。該批以香港為基地的美國商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已三度訪問河內，以維持在越南投資的門戶開放。此次六月廿五日至七月二日的旅程，由香港美國總商會贊助。此一批包括農業及發展專家的代表團說，越南糧產增加率遜於人口增加率，而該國的外匯儲備則已降至只有一億美元。代表團中的一名商人說：「高棉戰爭甚至正在削弱此一歷經三十年戰爭而早已陷於飢饉的國家的人力、財力和優良資源。」另一名商人引述在河內的外交界人士說：「越南的經濟三年來一直在走下坡，嚴重打擊了軍民的士氣^⑩。」

越南當局將有限的原料、資金首先用於對外侵略擴張，致令工農業辦得一團糟，越南人民的生活不但未有改善，而且較戰時還要困苦。幾年來，人民的口糧標準一再下降。目前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口糧已從戰爭時期的十五公斤下降到九至十公斤，至於城市居民的副食供應，更是沒有保障，憑票供應的肉、糖、油、魚露等平時很難買到。一九七七年城市居民每人發布票四公尺，但只許買二公尺；到一九七九年，城市居民每人只能買到一公尺的布。目前連肥皂、臉盆、熱水瓶、文具、紙張、甚至飯碗、草蓆等生活用品都要憑票供應^⑪。

據日本「讀賣新聞」六月三日發自河內的報導說，河內食物短缺情形極為嚴重，以致如蔬菜、魚、生果等的價格，比去年平均上漲百分之三十。越南不但面對極端急迫的經濟問題，且因國防開支的增加更動搖了經濟根基^⑫。

五年來，越南的經濟狀況，每下愈況，其所以致此的原因，據一般分析，約有下列數項：

註⑧ 入新華社▽綜述：「越南物資全面缺乏」，一九八〇、五、四，〔大公報〕第八版。

註⑨ 入新華社▽北京電，一九八〇、六、二十。

註⑩ 入合衆社▽香港電，一九八〇、七、十。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入合衆社▽東京電，一九八〇、六、三。

(一)越共過早統一南越 越共赤化南越當年(一九七五年)底，即舉行南北越「政治協商會議」，翌年四月召開統一國民大會，隨即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由於過早併吞南越，使南方陣線人員過去革命的犧牲與流血流汗，成爲徒勞無功，而越共則坐享其成，因而導致南方幹部之憤恨不滿。又因河內政權採取了一系列鎮壓南方人民的措施，諸如建立再教育營，設立新經濟區，沒收企業財產，在公共事業單位、工廠、學校實行歧視政策，以致激起了一般人民的反抗。在越共的鎮壓下，現仍有達三十萬名南越人留在「再教育」營內，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已有六十萬五千名越南人(多數爲南方人)以難民身份逃離越南。許多不慣於「新經濟區」生活而返回城市的人已受到排擠。所謂新經濟區是在原始林或在受戰爭破壞的地區建立的農場。越南難民最近逃出生天后對新華社記者說：越南「新經濟區是變相的集中營，越南人民私下稱這些區域爲鬼門關^⑬。單在胡志明市區內，計有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在街頭露宿，他們大半是從農村地區歸來^⑭。

由於南方人民的不滿與反抗，使越共「社會主義」建設的推行遭遇極大的阻力。

(二)官僚腐敗及缺乏經營觀念 越共派到工廠擔任「監督」的幹部，均爲軍隊出身的「武裝同志」，毫無企業管理的知識與經驗。現代企業管理是一種專門學問，並非土頭土腦的共幹所能肆應，故越共所派的監督變成了扼死生產的殺手。

(三)河內促使稻米市場國有化的政策，使農民對生產缺乏興趣，湄公河三角洲的農民即曾以怠工或減少稻米種植作爲對抗，而導致穀物的減產。加以近年來水旱天災連續發生，每次捲走稻穀萬噸以上，且數以千計的房舍與無數的牲畜，均遭損失。由於穀物的歉收，河內必須將發展經濟的資金用來購買糧食。除稻米外，大豆、糖、魚、花生、肉類等食物，也同樣嚴重的缺乏。

(四)越共窮兵黷武，擴張侵略 自一九七五年河內贏得越戰，吞併南越，勢力坐大，便即企圖控制高棉與寮國，以實現其赤色的「印支聯邦」的夢想。隨即以二十萬大軍入棉，六十萬佈陣於中、越邊境，另提師六萬駐寮，處處表現窮兵黷武的小霸姿態，乃令越南的人力及物力資源，盡成砲灰。越共總預算支出，一九七九年爲四十億美元，今年至少增加四分之一。人民的生產所得，全被剝光，已成「黃台之瓜」，不堪再摘了。

三、越南內部的反叛勢力

南越於一九七五年不幸陷共之後，南越人民大多數不是被集體屠殺就是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甚至當年在南越流血戰鬪的南越共黨，也遭到冤死殉難的悲劇。越共以發展農業爲藉口，將南越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強移至鄉村，僅西貢一市就有七

註^⑬ 法新社V香港電，一九八〇、六、二十五。

註^⑭ [亞洲華爾街日報]特約通訊員B. Wain撰：「社會主義爲越南南方帶來絕望」，[南洋商報]第三十七版，一九八〇、六、十四、與十六。

十萬人之多，遭此厄運。西貢改名爲胡志明市，市內幸而未被下放的人民，每人每月僅配到九公斤食米，三個星期才配到半斤肉。從前南越有大量食米輸出，現在却鬧糧荒。在被越共「解放」前的南越各級政府和事業機構，雖然腐敗，但是公務人員大都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其中有些很幸運能在陷共前逃出，但未逃出者却被河內共黨統治當局一網打盡，送入「政治再教育營」。

由於南越受到北越的殘酷統治，因此五年以來，反共行動風起雲湧。阮文紹政府所遺留下來的數萬官兵早已奮起殺敵，從前激烈反對阮文紹的各種團體在受到北越暴政統治的親身體驗後，亦已奮起反共。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九省中，有七省都不斷有抗暴烽煙，約有卅萬南越人在反抗北越。反抗集團中最著名的是「和好教」、「高台教」、「天主教」和「佛教」，再加上以前經由美方訓練、裝備的中部高原山地民族特種武裝力量。

「和好教」的反共武裝，乃以湄公河三角洲爲基地，活動區域在西貢以南至高棉邊境一帶，包括南圻最肥沃的產米區。河仙與朱篤是此一地區的重鎮，西寧爲「高台教」的大本營。基於此兩大教派在抗法戰爭時代，即與越共具有血海深仇，所以在越共軍席捲西貢前夕，他們的教主即已下令其從軍教徒，返回基地，重整師干，與共軍展開新的戰鬥。

此外在南越北部的高原地區，原屬山地民族集居之地，民性驍悍，在歷史上即具有反抗河內的背景，所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六十年代初期，即將他們編練成爲山地反共特種部隊，藉他們能騎善射的傳統，輔以優良的配備訓練，所以一直成爲共軍的剋星。西貢淪陷後，這一枝山地特種武裝以及福樂與邦美蜀等各省的廣大山民，仍繼續與共軍抗戰。至南北越政權合併，「南解」及其外圍組織份子，又憤於越共的歧視鎮壓，也紛起反抗河內親俄政權。這便形成了南越的叛亂無分左右立場，都一致對準河內挑戰。

據本年三月上旬在曼谷收聽到的河內電台廣播報導，越南邊防軍曾與隸屬於復國陣線的叛軍發生十次衝突，大部份武裝反抗活動都集中於高棉邊界附近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區附近。由於復國陣線的伏擊行動，共黨官員在中部多樂省公路上行走都非常危險，復國陣線的活動正與在鄰近高棉境腊塔納基里省活動的紅高棉游擊隊合作。此外，復國陣線在峴港、胡志明市（西貢）、與順化進行軍事性與政治性的活動^⑤。

「南華早報」於三月二十三日刊出「越南全國爭取東南亞邦聯運動」的領袖陳阮越的談話說：越南最大的民族運動組織，正在國內外招兵買馬，廣招賢士，準備揭竿起義，發動一場使國家擺脫共產黨統治的大攻勢。這位越南流亡份子說，這個組織以歐洲爲根據地，擁有數達一百萬名積極的越南支持者，並在越南設有十二個區域司令官。陳氏並說他剛在三月上旬在越南以外的一個地點和這十二名區域司令官舉行會談，討論推翻越南政府的下一步驟。該組織的最高理事會在三月十五日發出廣播，促請越南

註⑤ 入合衆社V曼谷電，一九八〇、三、十四。

軍民支持者作好起義的準備，以消滅越南共產黨徒^⑮。

在越共內部方面，年來亦有不少官兵厭戰逃亡，例如去年十一月底越共飛行員與官員駕機飛抵新加坡投奔自由^⑯，以及同月上旬二百餘名士兵逃入泰國要求庇護。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厭棄遠赴高棉作戰^⑰。今年二月十日又有河內當局派往高棉的十三名越南人逃入泰國東部，並說明他們所以逃亡，是因為不能忍受在高棉的艱苦工作，與不滿越南的政治制度^⑱。隨後於二月底侵棉越軍以不滿上司將高棉人民的糧食沒收，曾擊斃一上校軍官而起義^⑲。上述例證均足以顯示越共的長期征戰已導致內部的不穩，並使其遠征軍士氣頹喪，軍心動搖。

四、結 論

去歲越共增兵二十萬入侵高棉，原擬趁乾季期間消滅波布等游擊隊，以鞏固橫山林政權，不料由於棉人均堅決支持游擊隊以抵抗越軍侵略，使越共在棉境未能達成速戰速決之要求。至乾季結束雨季到來後的兩週間，波布等游擊隊大舉出擊，全國十九個省中，有十二個省均燃起烽火，使越共軍疲於奔命。蘇俄方面，對於每天給予越共兩百萬美元以上的援助已日益感到沉重，乃對越共在棉師老無功感到不耐，且自俄軍入侵阿富汗以後，美國對蘇禁運糧食，以致蘇俄無法再繼續以糧食供越。所以中共「副外長」韓念龍曾對日本前外相園田直說：「莫斯科不會永遠把越南背在肩上」。

據一名西方外交人士說，蘇俄既不同意越南的經濟表現，也不滿意它的難民政策，更不滿越南造成蘇俄與東協國家的尷尬關係。越南爲了拯救其與蘇俄的關係，希望早日結束在高棉的消耗戰。

過去越共在棉、泰邊區追擊游擊隊，戰火早已波及泰境，泰國除加緊部署邊防外，且資助反共的高棉人武裝，促成棉境反共力量崛起壯大。當時，逃避戰火進入泰境之棉人，曼谷方面都是來者不拒，並規定凡持有武器者，祇要入境時自動繳出，即可進入難民營；其後又不斷將他們遣回棉境，但都是以有蓬布的卡車在夜間運送，且不許記者接近。這顯示泰方對武裝抗越的高棉人，與難民一體看待，讓他們在遭到越共軍追擊而無路可逃時，暫時入境避難，至精力恢復，戰況緩和時再回返原防。泰國此種作

註⑮ ▲法新社▽香港電，一九八〇、三、二十三。

註⑯ ▲合衆社▽新加坡電，一九七九、十、二十五。

註⑰ ▲新華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十一、九。

註⑱ ▲中央社▽曼谷遠東電，一九八〇、二、十一。

註⑲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八〇、三、二十八。

法，早已引起越共的不滿。

六月初，泰國決定讓亞蘭地區兩座難民營的難民，依其志願遣回高棉，結果在總數十五萬的難民中，有三分之二志願回棉。這個遣返行動，是由泰國與聯合國機構及國際慈善團體合作實施，給高棉難民種籽肥料等，資助他們回鄉復耕，同時還將不斷由泰邊轉運救濟品給他們。目前，正值高棉雨季，若播種順利，到十月旱季即可收穫米糧，將可增加抗越軍的糧食供應。故金邊與河內於聞悉此一遣返計劃之後，即不斷加以抨擊，指出此舉乃含有助長高棉叛亂的用心，並一再向泰國提出嚴重警告。六月二十三日拂曉，越共軍乃更突擊泰邊，佔領泰國三個村莊及兩處難民營，使東南亞局勢益趨緊張，也使飽受戰火煎熬的邊境難民再遭一次浩劫。

不過，越南此次進攻泰國是採取小規模戰術方式而不敢大舉入侵，究其原因約有下列數端：(一)中共在對越共北方的威脅仍甚嚴重，蘇俄與越南尚無攻守條約。(二)美國反應甚強，尤其在蘇俄入侵阿富汗之後及美國大選前夕。(三)東協各國已聲言支持泰國，並決定加強各盟國整體防禦力量。(四)蘇俄不同意攻泰，以免被迫捲入或增加負擔。(五)越南枯竭的經濟無法支持一場在美國與中共援助下進行的對泰戰爭。

「東協」五國爲了應付越軍攻泰所引起的緊急情勢，曾於六月廿五日至廿六日在吉隆坡舉行外長會議，強烈譴責越共的侵略行爲，並表明團結一致的決心及重申越共軍應從高棉撤退的立場。同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日本五個國家的外長也在吉隆坡與「東協」外長舉行會談，表示一致支持「東協」的立場。美國更允對泰國增加軍援，趕運軍火，藉以對抗越南的侵略。越南進兵高棉原已陷於進退兩難之境，而今攻擊泰國更激起東協國家的團結與美、日、澳、紐、加等國的同聲譴責。越南共黨總書記黎筭在此重重困難中突於六月二十八日前往莫斯科訪問，與先前抵達的越共總理范文同、越共副總理武元甲在蘇俄展開活動，其目的顯然是向蘇俄要求軍事和經濟的援助^②，以紓其內外交迫之困境。

註② 八路透社／莫斯科電，一九八〇、六、二十九